



永记我心的味道

■ 于洪弟

冬日里,和朋友们在饺子馆小聚,品尝了几种不同馅的饺子,又一次想起妈妈包的酸菜油梭水饺。对我来说,那不仅仅是味蕾上的不舍,更是生命里悠悠思念,回味时涩涩酸楚。

母亲包的酸菜油梭饺子,香而不腻。更绝的是,酸菜、油梭让饺皮的麦香气更浓、更醇,咬一口,酸菜的爽脆和油梭的香糯令口水泛滥,让人食欲大开。小时候,酸菜油梭水饺是我的最爱。每次吃酸菜油梭水饺,我都狼吞虎咽,吃着碗里的,望着盘里的,想着锅里的。母亲在一旁默默看着,笑得一脸慈祥。

小时候,在山水萧瑟、岁月荒寒的东北农村老家,饺子只有过年过节才吃,且多是素馅,吃酸菜油梭水饺简直就像过年。每年一入冬,村里每家都腌一到两大缸酸菜,做越冬、待客的蔬菜,很珍贵。有了酸菜还不行,还要等到杀年猪炼猪油才有油梭。况且年猪可不是每年都杀,即使杀了年猪,也要把能卖的肉都卖了换钱,只留些肥膘炼猪油,油梭更称得上那个年代的“奢侈品”,可勤劳的母亲总有办法,让像馋猫一样的我在酸菜腌好后,就可以吃到她亲手包的酸菜油梭水饺。

为了能让我多吃几顿酸菜油梭水饺,每次家里杀年猪炼猪油时,母亲像藏宝贝似的把炼好的油梭放在猪油坛底,然后倒上热油。待猪油凝固后,油梭就被封存在坛底,可保存

整整一冬天甚至到再杀年猪。还记得,有一年因为要交生猪任务,家里已经连续两年没有杀年猪。整个冬天,村里无论谁家娶媳妇、嫁女儿,她都去帮厨,起早贪晚,在阴暗潮湿的厨房里一干就是几天,落下了腿疼的毛病。当时农村老家有一规矩,谁家办喜事都要给帮忙的人赏钱,她却坚决不要,只要一小包油梭,为的是给我包饺子。

那时,如果我生病或故意挑食不吃,母亲才会打开荤油坛盖,用铁饭勺一层又一层刮去猪油,把勺子探到坛底,像取宝贝似的,舀出一勺油梭给我一个人包饺子吃。偶尔一家人一起吃上一顿,母亲总是很耐心地把我的饺子捏成麦穗形。长大后我才知道,大人们吃的称之为“酸菜篓”的大肚饺子,根本没放油梭,味道酸苦。想起来,令我羞愧,可母亲却说她就喜欢那个味道,令我动容且无言以对。

后来长大后,我外出求学、工作、成家。每次回家,总有热腾腾的酸菜油梭水饺和母亲那永远慈祥的笑容在等我。一次回家,当看到母亲拄着拐杖斜着身子,笨拙而吃力地搅拌着饺子馅,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时,我知道,她腿痛的老毛病又犯了,心猛地一下如遭重锤,终于,我明白了母亲的酸菜油梭水饺为什么有难以忘怀的味道,泪水再也控制不住。

“炸”出来的年味儿

■ 曾龙

新年又近,故乡的年味儿也愈来愈浓。过年,年俗必不可少,炸“油坨”便是我故乡春节时的一大习俗,一家人在其乐融融中不仅增了情感,还解了嘴馋。

在故乡,油坨是春节时常见的一种小吃,因其油炸后形如圆球而得名。油的好坏会直接影响油坨炸出来的口感,所以奶奶会在这时拿出一直舍不得吃的好茶油。我和爷爷则在一旁做奶奶的帮手,将灰面倒入水中并拌入糖搓成一个个圆球。待锅中的油烧开翻滚后,奶奶便会将我们搓好的圆球逐个放入沸腾的油中沐浴,不一会儿那雪白的肌肤便开始膨胀变黄。这时,奶奶会拿筷子将油锅中的圆球来回翻滚,以防它们互相黏合。待油坨通体焦黄后,再用网勺将它们从油锅中一齐捞入铁盆,准备下一波圆球的洗浴。小时候,馋嘴的我经常会不顾烫手烫嘴,拿起一颗直塞入嘴中,感受那油坨刚浴出油锅的酥香。油坨刚出锅味道最好,不仅如一颗热炭瞬间在舌尖暖化冬日的寒意,还会饱有香脆软糯的口感。若是凉了则味道尽失,不仅没了热度带来的香糯,还会徒增一丝油腻。

灰面炸完后,奶奶便会将炸好的油坨倒入缸中储藏起来,待日后清晨做早餐或招待前来串门的客人。在

故乡,家家户户都会用储藏的油坨招待前来拜年的亲友。一般会将油坨与甜酒放入锅中同煮,煮开后的甜酒油坨充溢着一股独特的清香。而油坨在煮时不仅复归了原来酥糯的口感,还在甜酒的浸润下增了一股清甜与柔软,食之极佳。

除了招待客人,油坨还是过年时互赠亲友的佳品。如今,人们过年送礼多是在外买的商品,虽方便,但总觉得少了些味道与情谊。过年时送油坨作为我故乡经久不变的习俗,不仅足了特色与情谊,还让人们在舌尖留存了一份美好的年俗。

除了炸油坨,炸各种“粑粑”也是过年时的常事。如红薯粑粑、南瓜粑粑、斋菜粑粑等……其中,红薯粑粑为我最爱。红薯多是自家地里收成后的余留,奶奶会从中选出个头大的,然后切成厚片,流程与炸油坨类似。不过,将红薯片放入灰面浴洗时会在表面多撒上一层芝麻,以增味香。不像油坨要趁热品其糯软,炸好后的红薯粑粑,我们一般都不会急食,而是会耐心等那裹于外的灰面冷却成一层软香的外皮。这时的红薯粑粑不仅少了刚炸出时的硬口,还多了一丝入口即化的缠绵,顿在舌尖勾起不绝的馋涎。

年味儿,是“炸”出来的一抹飘香。

记忆里的钨丝灯

■ 肖恒峰

回家收拾房间,无意间翻出一盏十几年前的钨丝灯,出于好奇,我将灯泡拧紧,插上电源,这老古董似的钨丝灯竟然扑闪扑闪亮了起来,昏黄的灯光照在脸上,似乎是一朵黄花正在绽放。

十几年前,村里家家用得都还是钨丝灯。灯泡形状宛如一颗饱满的水珠,利用一根弯曲的钨丝发光发热,高高地挂在每一家的门前。

每当夜幕降临,万籁俱寂之时,昏黄的灯光就会照亮门前的一片区域,远远望去像是一枚枚被玻璃瓶囚禁的月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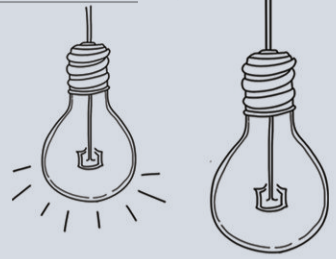
那时,家里有一种拉绳开关的钨丝灯,轻轻一拉,发出“啪”的一声,灯便亮了,再一拉,灯又灭了。

小时候我总是好奇于这神秘的机关,拉着这绳子不厌其烦地看灯亮灯灭。最终烧了灯丝,少不了被母亲训斥一顿。说是训斥,其实不然,更多是维护,毕竟不远处的父亲正“虎视眈眈”。

钨丝灯的使用寿命不长,尤其是在夏天电压不稳时容易出现烧断丝的情况。

上小学后,每当家里的灯泡烧坏了,父亲便会给我两元硬币,让我跑去村里的小店买一个新的回来。

村里的小店昏暗暗的,亮着一盏小小的钨丝灯。闷热的夏天,开店的老伯总是穿着背心坐在柜台后面拿着蒲扇不停地扇,头顶的吊扇在咯吱咯吱地转,系在吊扇上面的红带子被扇面拍打地飞了起来,像一只仓促逃



窜的仓鼠。昏黄的灯光打在老伯汗淋淋的脸上泛起涟漪,我从兜里掏出两枚硬币,大喊一声:“老板!买灯泡!”

在我家,换灯泡是个多人合作的大工程。为了防止触电,换灯泡前要把电闸关闭。黑漆漆的屋子,父亲站在晃悠悠的板凳上拧着灯泡,母亲打着手电筒给父亲照明,我则扶着父亲脚下的板凳,以防摔倒。

漆黑的屋子里一家人仰着脸就着手电筒微弱的光,期待着灯泡亮起的瞬间。灯泡一亮,漆黑中瞬间绽放出一片柔和的昏黄,像是秋日的太阳,即使直视,也不太刺眼。

稍大一些的时候,我总莫名地喜欢雷雨天气。每当雷雨将至,家中所有的电器都会关闭。

大雨倾泻而下,窗外电闪雷鸣,狂风呼啸地掀着屋顶,乌云密布,顷刻间白昼换上了夜行衣,屋里唯独亮着一盏微弱的钨丝灯。隔着一面砖墙,愣是划出了两个世界。

再大一些,钨丝灯越来越少见了。对钨丝灯最后的记忆,是在我离开家乡的那个晚上。父母站在门前那盏破旧的钨丝灯下为我送别,出人意料的大雪,只下在父母头上。

现在,钨丝灯几乎绝迹,家家都装起了更耐用更明亮更环保的节能灯。再想起钨丝灯时,满脑子都是过去的日子,那昏黄的光线像是极力从乌云里探出头来的月光,照亮了我成长路上踉踉跄跄的时刻。

郎溪路变迁记

■ 施光华

提起合肥郎溪路,人们脑海中会立马闪现出宽广的道路、宏伟的高架、四通八达的路网。其实许多人不知道,几十年前的郎溪路是一段只有数百米长的厂区道路,四周是农田、村庄和铁道。是改革开放的春风,把这条路变得越来越美。

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刚进合肥化工厂当工人,那时厂大门口有条简易水泥路通向南面裕溪路,当时许多人都不知道这条路叫郎溪路,只当是厂里的一条小马路。

这条路宽10多米,开始长300多米,后来厂里将大门向前移了百余米,结果郎溪路仅存200多米了。路两侧立有高大粗壮的梧桐树,夏天可以遮荫,没有人行道,平常人车混行,有时为躲避车辆灰尘,行人就会跨上路牙,在梧桐树间绕着走。

听师傅们说,合肥解放初期之所以将许多新建企业放在东郊,主要是这里地广人稀。合肥化工厂和合肥钢铁厂都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落户在这里的,两家企业的物资运输都依赖这条路,当时车来人往,人欢车叫,非常繁忙。

郎溪路为两家企业生产和周边市民生活带来方便的同时,因为路窄、车流量大,意外事故不断。记得,上世纪

九十年代的一天凌晨,突然传来一阵巨响,职工们赶到现场一看,只见郎溪路上横七竖八地散落着七、八块每块重达50多公斤的下水道石头盖板,附近的宣传栏也倒了。原来沿着郎溪路直通淝河的一段下水道内,积聚着大量的易燃易爆化学气体发生自燃,形成巨大冲击力。在场人们唏嘘不已,庆幸事故发生是清晨,否则会伤到很多人。

进入2000年后,合肥加快了大建设的步伐,郎溪路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先是化工厂和钢厂迁入位于肥东的循环经济工业园,随后,郎溪路不断扩宽、延长、变美,并凌空架设了一座钢制大桥,与此同时为了缓和东城交通压力,郎溪路将在现有基础上架设高架桥。计划中的郎溪路高架桥自北端瑶海区包公大道至南端包河区包河大道,全长20多里。据悉,郎溪路高架桥将是合肥市第十座高架桥,该工程完工后,将完善瑶海区快速路网,构建重要南北向城市通道,今后市民来往瑶海区、包河区和南站高新区将更加通畅。

郎溪路,从几十年前无名的工厂小路,一跃发展成为宽敞壮观的市区主干道,并且加入高架快速路网,目睹这样的变化不禁由衷地感慨。